

作品：吃魚

得獎者：亦槐

本名李芊慧，一九八八年生，長於台北。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廣告設計科畢業，現為皮雕設計師。主修油畫、陶藝，精攻皮革設計，喜歡美術，愛旅遊，試圖將文字畫成一幅畫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支持我的家人！這些年我外出求學，到過很多地方學習新事物，但留給父母的卻只有寂寞與煩憂，即使如此，他們依然牽掛我、思念我。僅以此文代表我對家人的親情。謝謝林榮三文學獎讓我有機會向大家傳達我的感動。

吃魚

五口之家，每次吃魚總是煎一整尾，放上餐桌時，烹調得極為美味的鮮魚擺在中間，就像一幅畫。

父親一喊開動，眾人動筷，母親總搶先揀了魚尾巴跟背鰭，喊著我們三姊弟吃肉，父親則默然折去魚頭，吮著魚頭裡的髓。我喜吃魚腹，不知從哪時候開始，只要有魚，總是我挑腹部動筷，有一回我特意只吃魚肉，結果魚腹部那裡就剩了下來，還是由我吃盡。

魚腹多油，搭著白肉一起下飯，著實人間美味，可惜兩弟妹不懂這好滋味，只把魚肉沾了醬。吃魚在我們家該屬常見，但每次我看見餐桌有魚，還是倍感欣喜，大概是過年圍爐，少不了應景吃魚，於是吃魚給了我個印象——就是團圓。

母親買魚必挑大尾的買，也不剖開，入鍋後還得花好長時間守著。離家之後，我便很少吃魚，可能是外頭的烹調不合口味，老是感覺魚身上的腥味沒處理好，魚肉又硬又乾，沒什麼味道。也不知母親是否窺聽到我的心裡話，我回家時，一定有一條魚讓我解饞，可是離家之後，我竟是臉皮薄了，不敢吃那魚腹，於是母親便催著我吃。別客氣，客氣什麼，母親一直這樣講。

之後，弟妹們也離開了家，一個到外地工作，一個住在大學宿舍念書，家裡只剩下父母兩人。

我打電話回去時，母親都說他倆吃得簡單，聊了幾句，原本是我慰問父母的電話，最後反過來變成母親問我吃得可否？何時回家？

那天回家，我打開了冰箱尋找零食，無意間看見冷凍櫃一尾剖半的魚，母親說前些天煮了魚，他們吃不下，只得剖一半來煎，可是只有一半卻仍吃剩，父親吃得少，母親撿菜尾撐著肚子一下午，說改天吃魚得斟酌斟酌……當時我忽然意識到，好似自己剝奪了父母吃魚的樂趣，把圓圓滿滿的一條魚剖半了，剩下的那一半彷彿缺席的兒女，讓思念給凍在冰箱裡頭，等著下一回慢慢煮熟，孤單地煮熟。

然而下一回又是哪時候？

當晚，母親還是端上了一尾魚，鹹淡適中的蒜蓉紅燒。是母親透早到菜市場買回來的活魚，魚販雖有幫客人刮鱗，可也就是意思意思，母親回來必然要仔細拿刀再刮，沖著清水淘洗內臟，醃鹽、酒、薑片去腥。肥壯的鮮魚，控制火候煎了大半個小時才好，我們一家子在客廳等，有時候我會看見母親的手驟然從鍋邊彈開。那魚肚子裡肥嫩的油花在鍋裡翻滾，濺起熱油在母親的掌上留下一點一點如雨的深痕。

此後我怕吃魚，又期待吃魚，怕的是腦海裡時常跳躍出來關於父母坐在寂靜的客廳，吃著那缺著一半的魚，索然無味也似地把魚剩下。然而我羈留在外，卻直惦記吃魚的滋味，如此反覆糾雜。



評審意見

繫念

◎陳列

以在家吃魚的經驗破題並貫穿全文。文字清楚。在從容而節制的敘述語氣裡，自然流露出對家人、對母親的深情繫念。